

照片里的流年

每个人的心里，都会有一种在岁月中留下痕迹的渴望，于是，很多人对照片有着一特殊的情感。快门按动的瞬间，定格的，不只是一个刹那的微笑，更是年华里的一声足音。

老家的五棵古树



我的老家在陕南一处偏僻的大山里。老家的院子规模不小，依山而筑，而南背北，接屋连戚，被高大茂密的树木、竹林包围着，我姑姑说，她小时候，在院子外不远的地方是看不见房屋的，每到春暖，桃李杏争奇斗艳，满川溢香。父亲说，秋天时，熟透的果子地上能落一层都没人拾。由于森林大，风水好，每年南飞的仙鹤总要在后山的大树上歇脚数天。我是上世纪 60 年代生人，可错过这些原始森林的影子都没见着。父亲说，1958 年大炼钢铁，成片的森林被砍了烧炭，山就渐渐亮了，老家院子全裸露了出来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大院周边的树木还有零星存在，只是又矮又稀，已不能称做森林了，只有五棵特别高大的古树伴过我的童年。客居他乡多年，这五棵老树却愈浮愈现，经常无由头地从记忆中冒出来。

老家大院西、南、东三面是用青石条砌起的高高的石坎，三面都有人行的宽阔石阶。西南角上正好是一棵楸络树，石台阶就在巨大的树冠下。这是五棵树木中最小的一棵，就是离我童年最近的一棵。说是小，估计树龄也有数百年了。树是两株孪生一体，树根盘龙错节支余高，护起院子的一角。

院子西头是整个院子视线最好，也是夏天最凉爽的地方。夏天的中午，大人小孩常端了饭碗，在树下边吃边谈天说笑。农闲或院里人家有亲朋来时，人们总爱聚在这里■望。我记忆最清楚的是，我的几位姑姑回娘家就打这里上来，打这里走。来时，奶奶拉着拐棍早早坐在树下张望，见了谁都高兴地打招呼；送姑姑走时，别人都回家了，奶奶还在台阶上坐着，抱着拐棍流泪。

树下更多的是热闹。我上小学时，晚上常常和小伙伴爬到树下来，住在树边的远房嫂子老哄我们给她唱学校里的歌。那时老家很穷，多数人家连简易的纸广播都挂不起，因此唱歌是件很快乐的事。大人们有时也打牌玩，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，绝不带彩头，为了体现输赢有别，就让输得最多的一个穿棉袄、背背篓，再压上石头，坐在树荫外暴晒。其余的人围一圈看热闹，受罚的人越汗流浹背，大家越高兴，也包括受罚者本人。

我在县城上高中时，每学期才能回家一次。有一次回去，猛然发现树的一株被砍去了，硕大而完美的树冠突然缺了一半，特别是半人高的树桩露着刀砍斧剁的痕迹，看了特别不舒服。而现在随着青壮年纷纷外出谋生后，树下的热闹不再有了。

第二棵是棵大槐树，大概是五棵中最魁梧的，长在院子南端吊楼下的斜坡上，树龄可能有上千年，我年近的大姑说它都“老成精”了。大姑经常说起这棵老槐树。她说她小的时候，树上有有了精怪，偶尔干点坏事，方圆几十里的僧道都来作法驱赶过，可斗不过它，只好哄着它，最终是一个云游的高僧驱走了它。我半信半疑地听着这故事，觉得特别有趣。

可惜我没有亲眼见过这棵槐树站立的雄姿。我只见过这树根部最粗的一段，因为太粗了，一般刀斧锯不能奈何它，树干躺在地上也有两人高，躺得时间久了，树心烂了个洞，我们经常爬出爬进，爬上爬下，树干被我们磨得光亮。后来生产队不知从哪弄来了很大的板桩，就着它躺在地上，在尚未腐烂的外层解下一块块宽大的板材来。我不记得锯是怎样拉的，只模糊记得两侧各搭了一个楼梯，人要站在梯子上拉锯。

在这棵树的东面，也就是院子的东南角，靠沟边上，也是一棵高大的槐树。我们院子落

池塘的酒窝

下雨了，孩子忽然向门外跑去。妈妈急忙拦住他：“到哪儿玩去，没看到外面下雨了吗？”

孩子一面朝门外挣，一面说：“我要去看池塘的酒窝。”

妈妈说：“酒窝只有人才有，池塘怎么会有酒窝啊！”孩子说：“有，我往池塘里扔东西的时候，池塘就有酒窝了。”

妈妈一听笑了：“那是水花溅起的波纹，不是酒窝。”

们也有过如此青春的容颜。是啊，看着自己几时的留影，也是有着太多的慨恍，那样的时刻，如隔河遥望，那一片不可碰触的年华，圣洁遥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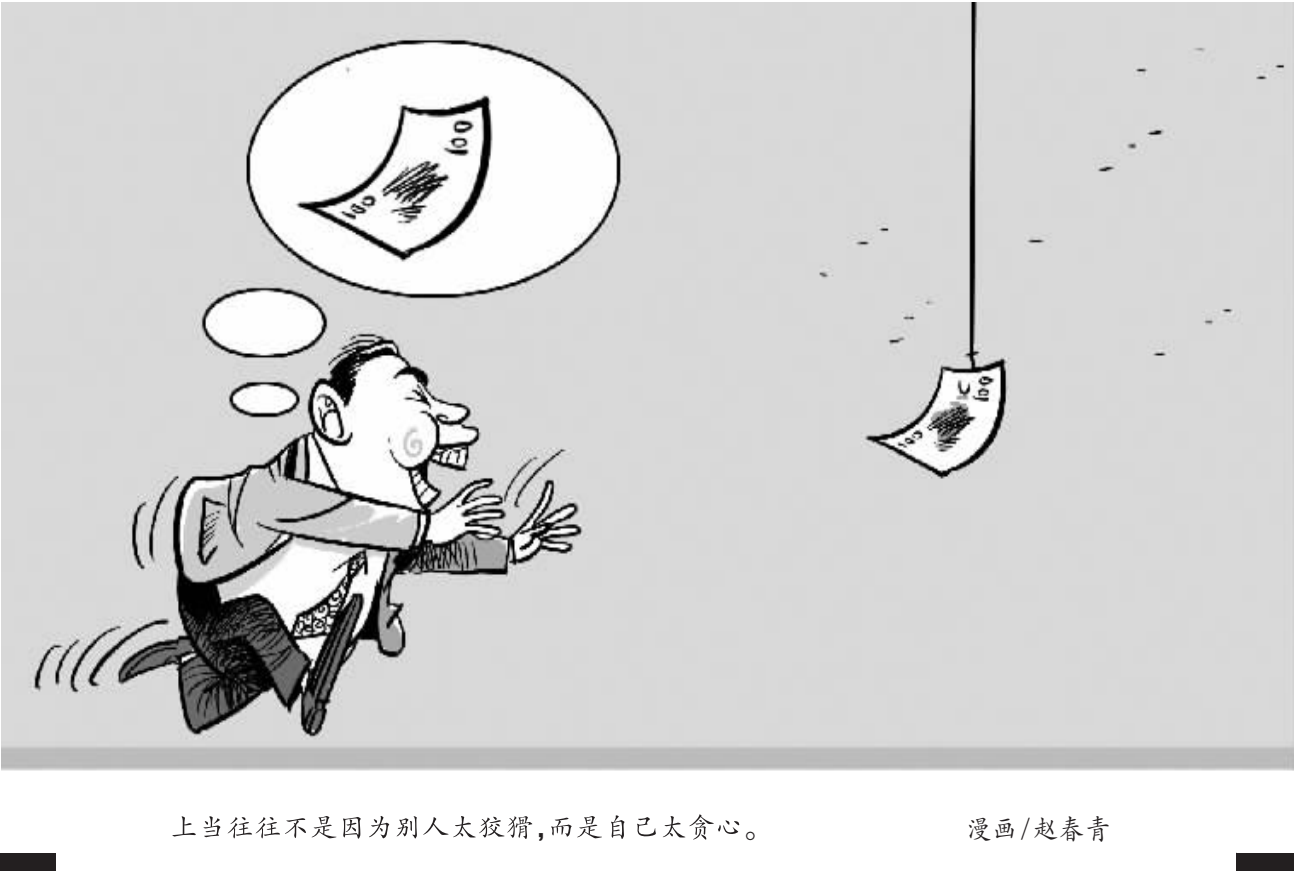
很早以前，别说在祖父年轻时，就在我自己的童年，照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是在某些特别的时刻，才会请人来照相。那时，照相是一件新奇的事，也是一件大事。所以，在镜头前，紧张而兴奋，而正是那些生涩而僵硬的形象，最为让人怀念。甚至可以清晰地记起当时的种种细节，包括那一瞬间的心情。

那时的照片，时间跨度很大，相隔最近的两张，也要半年以上，而相隔远的，可以是几年。那些没有照片留下的年月，即使有难忘的时刻，也是不甚明了，如河流中没有浪花的一

老北京人挂在嘴上的“街坊”，和一般的邻居不一样，大致属于“亲友”这个范畴内。因为胡同窄，门冲着门，抬头低头都要见，彼此也有个照应；也因为四合院变成大杂院，几家人住一个院，同一个水龙头，上一个茅房，谁家有个事，一院子人都知道。“知根知底”，就是这么来的。现在，住的条件好多了，住楼房，就是一个单元门里的邻居，谁也不认识谁，电梯里碰上了，打个招呼，电梯门一开，就各人忙各人的了。各家忙各家的，当然有各家的事，只是现在讲文明了，不打听别人的事，甭说别家的事了，就是自家的孩子，多问也不行：“这是我的隐私！问好不好？”人与人心，不知根知底，也就远了。远得比电视剧里的人家还要远。以前同事们聊天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就自己的街坊也能说一堆故事，现在可好，一见面，说“我爱我家”，说“双面胶”，说“空镜子”，一年又一年，好像电视剧倒是全体居民的街坊了。没办法，哪家人的客厅里没请来个大爷？那絮絮叨叨的大爷，名字叫电视。

说街坊变远了，同事也一样。以前的同事，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，上班在一间办公室办公，下了班在一个食堂吃饭，回家坐一辆单位的班车，就连家也是单位筒子楼里门挨着门。虽然说，早些年搞运动多，今天领导发动你批判我，明天我跟着新领导揭发你，心里结了疙瘩，但打断骨头连着筋，还得一起上班，一同坐车，一道排队买饭，斗来斗去，也是在“一条战壕里”。因为有些事情，所以谁都知道谁的底细，知根知底，心里结着多大的疙瘩，遇到事还是首先找同事。

想起这个话题，是今天突然想起了母亲的几个同事，那时，我还是个孩子。母亲在我 11 岁的时候，从省城下放到大凉山，在一所师范院校当老师。那时的大凉山基本上四个



我喜欢水,水是大地的眼睛。水在有限的运动里获得了无限的生命。一个北方长大的孩子，最初的爱是奉献给山的。我自小喜欢爬山，从一座山峰到另一座山峰，山上的万物都对我充满诱惑。我喜欢山上的羊肠小道，喜欢攀岩的举步维艰，喜欢和小伙伴们捉蚂蚁，捡拾和黑木耳一样好吃的地脚皮。山是童年的乐园。工作了，天更高了，山变成了更大的泰山。我喜欢云雾缭绕的泰山，我在泰山脚下行走，感受泰山的的风月；我在泰山顶上奔跑，领悟万物的呼吸。鸟鸣山更幽，树响心更平。在一个人的山顶，俯视万物，无限感慨。

外出时总要找机会爬山，如名的，渺小的；金石 的，层土的。我在山间倾听，对着山峰倾诉，我描述过很多山，更钟情于泰山。我生在沂蒙山，在整个青年时代，泰山给予我丰富的人生感悟。山的雄浑、巍峨、刚毅与坚韧，是属于北方阳刚男子的，在这样的熏陶下会造就山一样的品格。

人过四十日过半，少年的豪情这时候开始归于平淡，山文化的底蕴似乎与生活发生

资讯快递

“走进太行”——杜中良国画作品展举办

本报讯 4月10日,由山东省台属联谊会、山东鼎力商贸有限公司主办的《“走进太行”——杜中良国画作品展》在山东省美术馆举行。

杜中良的绘画艺术属典型北派山水,质直而厚,方峻严整;不以小巧胜,而凭气势出。既有

北京“珉之缘”翡翠店为西南旱情献爱心

本报讯 4月10日,北京“珉之缘”翡翠店举办的“为西南旱情奉献爱心”慈善活动在北京爱家国际收藏品市场举行。

据悉,当日该店的全部营业利润,将通过

街坊、同事和故事

字;穷乡僻野。我与母亲做伴也到了大凉山。有多荒凉?记得头一个月,学校前的马路上就发生了抢劫案。学校的会计到城里领了工资回校，半途便被两个学生劫了道，还杀人灭口。学校建在半山坡上，山上的花豹钻进猪圈咬死了猪，花豹拖不动肥猪，便在圈内饱餐美食，吃饱了，竟然不能再从猪圈木栅栏钻出去，被人生擒了。门前有盗匪，后山有豺狼，头一次身处如此险恶的环境，便对身边的人特别关注。母亲的同事中，除了当地的教师，也有不同凡响的人物，让人终生难忘。

一位是学校的音乐教师，气度非凡，高挑美人，在这荒山僻野就是仙女下凡。她和母亲关系很好，常到家里与母亲聊天。她没有男人，却带着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不像妈妈，两眉毛又浓又黑，像个男孩。那时总有运动，还时兴写大字报，一来运动，老师们的事就被好事者们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。音乐教师的大字报总是用“糖衣炮弹”代替她的名字。问母亲，母亲说：“别信那些，这是个不平凡的女人，读大学时，与学校一位地位很高的人发生恋情，有了这个女儿，为了保护那个男人，她主动申请支援边疆，来这儿当了老师。”这个女老师在这蛮荒之地，充满了一种温馨气息，让我从盗匪和花豹的垂梦中走出来，发现这里满山遍布着黄色的紫色的小花。后来，在“文革”时期，一位头

段，每一张照片，在回忆里，都固守在某一点，细细地凝望，那一点上，便会辐射出太多的情节，于是，其前后的日子便会逐一亮起。就这样串联起所有的过往，如网纠缠，而照片，就是那些相片交集的结点。

如今，相机早已不知更新了多少代，各式各样，数码相机已走进千家万户。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每一天，都可以留下太多的刹那。漫长的成长，匆匆的岁月，可以被分解成无数凝固的瞬间，不必担心被时光浸染。如今的照片，以另一种方式存在于电脑之中，再无泛黄之忧。只是，再清晰再持久的照片，也无法擦亮蒙尘的昨日。

万分怀念曾经的底片，那时常常拿着那些暗而薄的胶片，对着阳光细看，分辨着上面

朦胧的影像。那时不会想到，终有一天，所有一切，都会变得朦胧，欲辨无力。

人们常说，当一个人愿意经常翻起相册时，心境就开始变老了。前路无多，便有了回望的空间和时间。每一张照片，都承载着太多的厚重，一如岁月在心，一种沉默的寂寞。

一个人的生，也许可以用几张特定的照片来概括。满月照，百日照，周岁照，然后学生照，身份证照，结婚照，一直到最后的遗像。尘埃落尽，枝枝蔓蔓折尽，生命竟也可以如此简单明了。

那些照片，承载了太多的岁月流年，也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沧桑变迁。情之所系，非只是那一纸方寸，更多的，是寸心间的所思所感。所以，岁月才会如此多感，又是如此多情。

说的，简单得让人想忘也忘不了。

这两个人是我母亲的同事，也算是我的街坊。当年在大凉山深处，一所学校里就有这么多奇人奇事，真是世界上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故事。在生活的底层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动而不平常的故事。只是我，也许还有我们，离它们越来越远了。门对着门的邻居，我们也许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这是一种安宁，互相的尊重，也是一种平淡，淡得像电梯间浅淡的一笑。同事也是如此，上班在一起，下班各东西，这当然是一种进步，不再运动和战斗了，也就不再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。每个人也有自己的故事，但它在笑容和问候的后面，在礼节性的会议室年终总结背面。浮在上面的是规定性的动作，开会、签到、写一千字的总结。还有今天，新领导到了，寒暄、握手、读简历、介绍政绩、套话和平庸的微笑。真让人乏味!不过，也许，这也是一种代价，互相尊重，保护隐私也保持距离，生活变得平淡而安宁。于是，我们都成了电视剧的街坊和同事，因为，生活如果没有故事，还能叫生活吗？

对了，作家们讲的老话“深入生活”，故事在生活的深处，那么，从哪儿深下去呢？从敲邻居的门开始，还是拿着个本坐在会议室采访先进事这开始……



我的农民工兄弟

春节的鞭炮声还没消失
你就从自留地里直起腰
掰开牵着衣角的小手
躲过双亲浑浊的目光
把梦想揣进空空的行囊
沿着责任田的小径
在城市边缘的工棚里落脚

你是流浪在城市和乡村的候鸟
在季节的夹缝里
追寻梦想的暖巢
你惯于在田埂上行走的脚步
在城市的脚手架上舞蹈
你惯于侍弄庄稼的手
用泥刀刻下 365 天的辛劳

当大楼与大楼开始苗壮
你却被一点点压弯了腰
当城市与城市开始辉煌
你却疯长着胡须和衰老
枕着城市的月光
你的梦里却只有炊烟袅袅
每一次趁着夜色温柔地抵达
才有一丝微笑涌上你的嘴角

往,都能给我不少感想。在工作之余，也到过有周庄之称的水乡游览，也去近处的肇庆观看山水。我几乎看遍了大江南北的水，水的个性确实符合一个中年人的心胸。在经过众多的坎坷磨难之后，生活赐予我的应该是这般水一样的生活。

选择在佛山也许是一种机缘，我在济南租住的小区也叫佛山苑小区，人生很多旅程的关口好像设计好了一样在等待着你的光临。我知道，这是我暂时的栖息地，或许另一处水域更适合我积攒飞翔的力量。在无数个需要思考的夜晚，我把水一样的时光奉献给更多如水一样的书籍，书构成一条大江，我就是江里的游鱼。

如水的日子倏忽而过，如水的的生活自然而舒畅，更多的时候我沉浸在水的意蕴里了。如水的的生活需要记忆和描述，我在选择以水的方式生存。水思扯出现实的一切，水思率拽历史之船，水思引领我观赏异域文化。

时光之水融合了我，让我与时光一起沉淀了一段历史，一段带有水文化印迹的个人历史，未必辉煌，只求清澈。

《他乡雪山——云南三江流域老照片展》将办

本报讯 由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、意大利当代中国高级研究中心、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主办，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支持的《他乡雪山——云南三江流域老照片展（1933-1952）》将于4月22日至5月16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举办。

云南西北部，长江、怒江和澜沧江被大山隔开，由北向南平行并流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“三江并流”自然奇观。1933年至1952年，瑞士的圣伯纳德修会派陆续派出8个传教士，来到三江流域进行传教。20年间，他们踏遍人